

词类范畴典型概念与动词名词化现象

刘露营¹, 刘国辉²

(1. 重庆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 重庆 永川 402168; 2. 重庆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44)

摘要: 动词名词化现象位于名词和动词之间, 要确定三者间的关系, 首先得确定典型名词和动词, 再根据它们各自的特征来讨论名词化的特点, 文章比较了英、汉语名词化现象在典型性方面的差异。

关键词: 范畴化; 典型概念; 词类; 名词化现象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08)01-0125-06

自维特根斯坦^[1]对经典范畴化提出质疑至今, 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筚路蓝缕, 通过实验与分析, 奠定了认知语言学范畴化的原型论基础^[2]。目前, 语言学家对于范畴化的看法基本一致: 不同范畴之间界限是模糊的, 范畴化源于家族相似性, 同一范畴的成员具有不同程度的典型性, 最具“家族”特征的事物被称为原型 (prototypes), 人类的范畴化概念并不是科学的严谨分类, 而是民俗分类 (folk categories)^{[3]59-80}。人类除了对客观世界进行范畴化之外, 还对语言、思维等抽象事物进行分类, 其中包括对词类的处理。一种语言的词有很多, 我们只将它们归入有限的几大类, 语言学家一般将语言中的词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然而专家分类范畴 (expert categories) 并不适合人类的范畴化^{[3]68}, 对词的分类可以根据人类范畴化的特点进行。

一、词类范畴的典型现象

传统上对词类的划分多是根据该词在句子中所作的成分, 所以“传统上词类 (word classes) 被称为话语的部分 (parts of speech)”^{[4]67}。中国语言学界也认为词类是根据词语在语言组织上所表示的各种观念性质分出来的若干种类^{[5]16}。然而这样划分词类会带来一些无法解释的问题, 如把词类和意义放在一起考虑, 就会发现词类的边缘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现象^{[4]75}, 这种现象是由于混淆了对词的专家分类和民俗分类。

(一) 词类范畴的典型性

根据 Ungerer & Schmid^[6]的研究, 对事物范畴的总体感知是范畴化的第一步, 这就是所谓的整体感知 (holistic perception)。所以, 人在感知世界时总体上是把世界分成一些大的范畴, 比如事物、事件、性状等, 但由于范畴之间边界的模糊性, 这些范畴是相互交叉的。在事件里, 事物和动作往往是共现的, 比如人写字、猫捉耗子等, 所以事物范畴和动作范畴之间往往有着很强的认知依赖

收稿日期: 2007-12-28

作者简介: 刘露营 (1966-), 女, 重庆人, 重庆文理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刘国辉 (1963-), 男, 四川人,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副院长, 主要从事理论语言学研究。

性。因此,事物范畴里有的成员会具有典型事件的一些性质,事件范畴里有的成员也会在特征上和典型事物很接近。现实规则投射到语言里,相对应地语言中也有大致表示事物、事件、性状等几类词,这些词由于意义和句法功能的差异,被人们分成不同的范畴,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各词类范畴之间也如物理范畴一样,相互交叉,没有明显的界限,最具有某类词共有特点的为该类词的典型。例如尽管我们找不到为一类词都具有而其他词类都不具有的特征,但是根据“桌子、太阳、老师、神仙……”等词语特点的一致性而判断它们大致属于同一类词,“吃、打仗、踢球、跳舞……”等词语也应属于同一范畴。不同词类范畴之间是模糊的,例如“考试”既可以表动作,用在“明天考试两个小时”中,也可以在“明天有考试”中表事件。由于事件中事物和动作的共现关系,名词和动词有时也难以分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袁毓林^[7]从范畴化的典型理论出发,分析了现代汉语的词类,认为词类知识主要来源于人们对词和词之间在功能和意义上的家族相似性概括。他因此定义了词类范畴的典型,即“属于同一词类的各个词在语法性质上有程度不同的相似性,有些词在分布上有较多的相似性,它们成为这一类词的典型成员”。

(二) 典型名词与典型动词

传统上对名词的定义一般源于其语法特点,在许多印欧语言里名词都具有性、数、格的特征,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体系基本上建立在西方“葛郎玛”的框架之下,在汉语里却找不到相应的特征。同样英语由于其历史原因,并非每个名词都严格按性、数、格特征来执行(如有的词只有性的变化,没有数的变化或格的变化)。在考察名词的特征时,我们从人类语言的普遍语法出发,从意义和功能看名词的典型性。名词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种类,专有名词由于其特殊性不在我们讨论之中,在普通名词中有一些名词表示的是单独的个体,例如“苹果”。然而“洪水”表示的物体虽然在自然状态下没有界限,但可以数量和数量词以及表容器的词连用,“training”这类词就不能和数词连用,但可以受定语修饰,“吃苦”可以作句子的主语、宾语,但在前面不能有定语。根据这些特征,我们似乎可以将名词的特征大致总结为:(a)表示空间中的离散个体;(b)可以受数词或量词的修饰;(c)可以受定语的修饰;(d)可以在句中作主语和宾语。

这些特征之间具有等级性差异,其中(d)是做名词应该满足的基本条件,由(d)到(a),限制条件渐渐严格,(a)是做名词的最高条件,具有特征(a)的名词一定具有其他几项特征,是最典型的名词,具有

特征(b)但不具有特征(a)的典型性次之,只具有特征(d)的名词可以认为是非典型名词。由于人类行为的经济省力原则,人们在判定词性过程中,总是试着将该类词最典型、最直观的特点用上。以名词为例,典型名词就应该是作为空间的离散个体存在,所以各个层次的名词都应该具有一个特点即有界化。有界化可以在现实世界中依靠容器进行,也可以在抽象世界中依靠思维进行。所以名词的典型性强弱与思维使事物有界化而所做的努力大小有关,最典型的名词本身在空间上就有界限,不需要另外的努力,如桌子、地球等。在自然状态下,一些在空间上没有界限的也可以用容器等使之有界化,需要付出一定的推理努力,如水、泥土等,这类名词在英语中被称为不可数名词。另外,有些抽象名词是在人的思维中有界化的,此时思维付出的推理努力就比较。由于使具体名词有界所作的努力小于抽象名词,具体名词的典型性自然强于抽象名词。

与名词相比,动词的典型性问题就相对较为复杂,因为动作存在的基础是时间,而时间是会消逝的,留下的只是动作的结果和伴随它的一些相关事物,所以动作通常难以像事物一样分为不同的类别,如“走”与“竞走”,在特征上区别不大,不能明确归纳出如前面名词那样的等级特征。就汉语来讲,动词中“词”的概念是相当模糊的,古汉语的词通常都是单音节,而现代汉语的词大多是双音节,二者之间界限有时并不分明。其实,这种模糊性在汉语动词内部也可以得到说明,因为通常隐含不同句法关系,例如,“跳舞”隐含有动补的关系,“吃亏”隐含动宾关系,“调查”隐含偏正关系,而“学习”则隐含并列关系。虽然现在还不能说哪类动词的典型性强,但由于内部句法关系不一样,动词在头脑中产生的功能意象不相同,在典型性上就有差异。我们似乎可以依据动词转化为名词后所带上的名词特点的多少来判定动词的典型性,如几个词都可以在句中作主语或宾语,但“跳舞”和“吃亏”一般不能受定语修饰,而“调查”和“学习”则相对可以,它们还可以被有界化,这样“跳舞”和“吃亏”作为动词的典型性从某种程度来说就强于“调查”和“学习”。而英语则不同,英语动词是以单个独立词形式存在的,动词内部没有句法关系,而意义又不能成为判定动词典型与否的唯一标准,所以英语动词的典型性没有汉语明显。如果说英语动词有典型与非典型之分的话,那么这种典型性就是 Halliday 及物系统中的物质过程动词,如“*He broke the window*” = Actor + Process + Goal,它比关系过程动词“*be*”更能体现动作的一维时间关系,如 *Sarah is the wise one* = Identified +

Process + Identifier^[8]。动词的典型性从其所带的论元角色方面也可得到说明,其施事性的原型角色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9]:

- a. 在事件或状态中涉及意愿;
- b. 有感知力和觉察力;
- c. 能使事件发生或改变另一事件参与者的状态;
- d. 相对于另一个参与者位置的运动;
- e. 独立于动词所指事件。

同时在汉语中典型的动作性动词还可重叠,如“说、听、写、商量、研究”等可持续性动作,还有“敲、数、跳、收拾、摇晃”等反复性动作^[10]。这从动量和时量上充分反映典型动词的基本特征,英语中就很难找到相对应的动词或表述。

二、动词名词化与词类典型

(一) 名化现象的提出

为何在此提出“名化”这个概念呢?因为“名词化”这个概念,顾名思义就是指其它词类转换为名词

的俗称,但这些转换而来的词或表达并非是典型名词,故而不具备名词的一般特征(如表1所示),因而这个提法显得不太科学,很容易导致误解。那为何不用“名物化”?“名物化”提法同样也不太妥当,因为典型名词的所指是具体的、可感知的三维空间物体,而通过名化手段产生的非典型名词大多是抽象的东西或概念,是“非典型名词”,因而也不准确。为了避免这些不必要的误解,需要寻求一个相对更准确、更具概括力的术语来表达,于是笔者认为有必要将二者合一,用“名化”来代替“名词化”和“名物化”两个概念。也就是说,这样既可包含名化结构表现上的一些特征,也可处理语义指称问题,不管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11]。关于这两个不同概念的区别,请参见胡裕树、范晓^[12]对此的详尽讨论。表1将英语中典型的名词特征与非典型的名化现象特征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对名化现象的准确理解(其中“+”表示具有该属性,“-”表示不具有该属性,“±”表示该属性的不确定性)。

表1 典型名词与非典型名化现象比较

名词性类型	类别	形态结构		前置修饰		语法功能		语义指称类别		
		离散	单复数	量化	形容词修饰	主宾语	定语	谓语	具体指称	抽象指标
具体的典型名词		+	+	+	+	+	+	±	+	-
派生性名词		±	±	±	+	+	+	±	±	+
-ing 名词		-	±	±	+	+	+	-	±	±
That 小句结构		-	-	-	-	+	±	-	-	+
The fact that 结构		-	-	-	-	+	-	-	-	+

从该表可知,典型名词与非典型名词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That 小句”与“The fact that 结构”就离典型名词的基本特性相差很远。虽然汉语词类没有形态结构标记,其运用灵活性较大,但不是灵活到没有规则可寻的地步,70%左右是有规则的。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以来,一些新兴的双音节动词,如“调查、建设、要求、需要、分析、比赛、批评、改革、保护、研究、认识、出版”等一直处在由动词向名词的转化之中^{[13][217]}。

(二) 名词化现象的研究现状

名词化是一种普遍语法现象,指其他词类在句中用作名词的情况,几乎所有词类在特定的情况下都可以名词化,这里主要讨论动词的名词化问题。在中国,传统上绝大多数语言学家都认为存在词性的兼类现象^[14],由于汉语词类没有明显的形态标记,当词类范畴的典型效应起作用时,就难以确定这样的词到底属于名词还是动词。所以朱德熙认为有的动词本就具有名词的特征,并不是名词化^[15]。李宇明提出“语法位”的概念^[16],认为谓词

构成语法类 X,主/宾位构成语法类 Y,谓词进入主/宾位后,除了仍具有自身的 X 外,还拥有了 Y。而在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则注重研究词的语法结构,生成语言学把名词化当成句法结构变化的结果,从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转化角度研究名词化,而功能语言学则注意研究名词化的语篇功能^[17]。然而,这些研究大都停留在表面现象,没有涉及到名词化现象的深层理据和动因,认知语言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却相对具有更多解释力。Langacker^[18]认为动词和名词有相同的概念基础,只是突显(profile)不同,名词突显空间中的状态,动词则突显时间过程中的动作,名词化即是把动作概念中的时间部分消除,并投射到空间里去,成为一个非时间性的离散个体^[19]。

(三) 名词化现象的分类

名词化现象通常有两种,一是通过添加适当的派生词缀,把其他词类的词变成名词的过程或结果,二是用名词短语代替动词结构或从句的过程^[20],从突显角度来看,从突显动作变为突显与该

动作相关的部分,如施事、受事、工具等,或变为突显小句整体关系,所以名词化可以在词汇层面和句法层面两方面体现出来。在词汇层面上,表示动作的概念通常可以转变为具体的施事、受事,在事件里,事物和动作往往是共现的,因此提到一个动词,它在头脑中激活的不只是动作概念自身,还应包括实现动作的情景,包括动作的施事、受事、结果和工具等,这是一种转喻思维,一个原本表示动作的词通过思维的转喻来指称与它相关的事物,如施事、受事等。其中也有两种情况:一方面,动词可以直接用来指称事物,这种现象产生之初,通常被当作一种修辞手法,即转喻(或借代),但是由于这种用法的固化,转喻意义就成了原动词意义的一部分,并进入到词典中,例如“教授”、“收入”;另一方面,动词要经过某些词形变化,汉语通常加上“者”,如“消费者”、“劳动者”,而英语则通常加上“-er”或类似的词缀,如“user”、“trainee”。这两方面的转变都是词汇层面的意义和功能转变,得到的词不能与原动词进行替换,这一点与句法层面的名词化情况不同。

句法层面的名词化是指一个小句通过语言手段转变为名词或名词短语。事物存在于空间,动作存在于时间,由于时间与空间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的,所以人们可以通过隐喻思维(metaphor),把时间与空间联系起来。在句法层面,名词化主要针对动作与事物的关系整体而言,把时间维度上的动作转变为空间维度的事件,它的突显已由表示动作转变为整体空间关系。句法层面名词化的结果往往形成表示动作的抽象名词,它虽然处于名词范畴中,但自身的意义结构并没有变,位于名词和动词的中间状态。英语中这样的动词有很多,通常的手段是加后缀“-ment、-tion、-ance”等构成抽象名词,汉语中大多数动词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名词化,不同的是汉语里通常没有词形的变化。这类名词化结果可以与原动词进行替换,如:

- (1)他离开了,我很伤心。
(2)他的离开让我很伤心。

第二个句子中的“离开”已经名词化为一种抽象事件的名词性成分,两个句子的意义差别不大,只不过,(1)强调事件“他离开了”,侧重时间,(2)则强调一个既成事实“他的离开”。

(四)名词化在词类典型中的定位

名词化在动词和名词范畴中游离,同时具有动词和名词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从名词化的意义内涵来讨论。其意义特征通常包括数量特征、概念意义和联想意义等,“数量特征的概括范围最广,

可以包括整个词类”,在这里我们主要从范畴的数量特征来看名词化范畴在名词和动词范畴中的位置。典型名词一般具有离散性的三维空间,所以名词的数量特征主要表现在空间关系上,具体是指成员数和成员大小。比如两本书、一棵大树等,名词的数量是由自身的存在状态决定的,前面曾谈到了名词有界问题与名词典型性之间的关系。最典型的名词本身在空间上就有界限,而非典型的抽象名词只是在人的思维中才被强制划界,思维使事物有界化而所作的努力大小与名词的典型性强弱有关。对于某些位于边缘范畴的名词化来讲,要使之有界是很困难的,比如“跳舞”,它的数量特征自然就与典型名词不同。就动词而言,数量特征存在于一维的时间上,具体表现是动作出现的次数和延续的长度。在名词化过程中,人们利用时间空间的隐喻思维,把时间维度上的动作出现次数和延续长度分别与空间维度上的事物成员数和成员的大小对应起来。由于两个层面名词化实质上不同,确定名词化的位置还需要从两方面来分析。

首先,在词汇层面,名词化现象利用转喻思维,要么直接转换,要么添加后缀,所得到的词都是参与到动作场景中具体的人或物,而这类事物又必然具有三维空间的离散性,表示空间中的离散个体,与最典型名词的特征相同,所以依靠转喻的词汇层面名词化的结果靠近典型名词。在句法方面,一个小句通过语言手段转变为名词或名词短语,名词化主要针对动作与事物的整体关系,通过隐喻思维,把时间与空间联系起来,把时间维度上的动作转变为空间维度里的事件,把动作出现的次数和延续长度分别与事物成员数和成员的大小对应起来。它虽然处于名词范畴中,但自身的意义结构并没有变,不同的是它们数量特征如何被诠释。根据石毓智^{[21]82}的表述,以“investigate / investigation”为例来说明动词与其名词化的数量特征关系,如图1、图2所示:



investigated twice

图1 动词一维时间

“investigate”只有一维时间,变换成“investigation”后,其时间意义消失,已经不能加上时态标记。“investigation”仅仅成了一种心理状态,然而它并不像其动作的施事“investigator”一样,具有三维空间的离散性,如图3所示:

从以上三个图示的对比可以看出,“investig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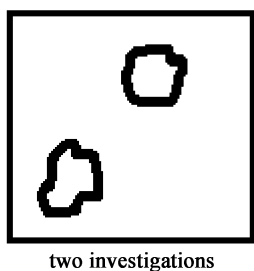


图2 名词化二维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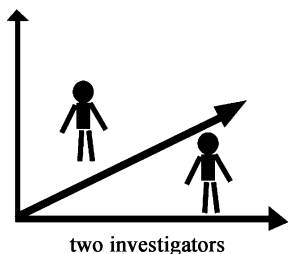


图3 典型名词的三维空间

tion”的数量特征不如“investigate”(一维直线),也不像“investigator”三维空间,而是二维平面的,所以,句法层面的名词化实际上是名词和动词之间的中间状态,属于非典型名词,而“investigator”则属于词汇层面的名词化词,具有三维离散性,与典型名词相近。

(五) 英汉名词化在典型性上的差异

要确定英、汉语名词化现象的差异,首先要确定英、汉语中典型名词和典型动词有什么异同。名词的典型性是通过意义来确定的,虽然存在“范畴化中的文化辐射现象”^[22],英汉两种文化中同一范畴的典型有时并不一致,但总体上说,英汉语在典型名词方面差别不大,前面的四项名词特征对两种语言都适用,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动词上。由于汉语动词结构的特殊性,即前面提到的汉语内部隐含句法结构,使汉语的动词具有不同程度的典型性,而这种典型性是不能通过意义直接判断出来的,所以没有隐含句法关系的英语动词就很难判断其典型性,这是英汉语动词的最大差别,也是英汉语涉及到动词的一系列语言现象的差异根源所在。

汉语由于动词存在类典型现象,很多动词都与名词范畴相连,在句子中可以直接用作名词,所以汉语中存在名动不明现象。其实,这类动词通常都已转化为非典型性名词,只是形态上没有变化,因为这种变化已经没有必要。英语中由于名动界限分明,语法规则的作用很明显,动词名词化通常需要加上名词的标签。另外,英语是动词中心说,非要动词不可,而汉语则是事件中心说,只要把事件说明,不管有无动词^{[13][212]}。这一差异导致了汉语动词在名词化上的数量大于英语动词,只是英语名词

化词由于有词形的变化,通常作为一个单独的词列入词典,而汉语的名词化词,尤其是典型动词的名词化,常常被认为是一种临时现象,仍当作动词处理。因此一直以来都有“汉语是以名词为中心的语言”^[23]的说法,这一现象也引起了英汉名词化在功能方面的差异。在功能方面,Halliday 多次谈到了英语名词化,并认为名词化作为语法隐喻的主要手段对语篇衔接起着重要作用^[24],因为英语名词化后语言信息更紧凑、更严肃、更科学。然而汉语名词化中这个功能就不明显,主要是由于汉语的名词化词同原来的动词之间差别不如英语大,所以不能产生这种特有的语篇效果。另外,汉语动词的概念化能力似乎比英语强,信息含量一般比较大^[25],如

(3) 我借了他一千元钱。

→ a. 我借给了他一千元钱。

b. 我向他借了一千元钱。

汉语中的“借”在此就表达了两个不同方向,(3a)表借出,而(3b)则表借入,在英语中则需要两个不同的动词表示:lend(借出)和borrow(借入)。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借类动词还有:租、贷、换。其关系可表述为:

汉语:A ↔ B(双向性),

英语:A →←B(单向性)。

三、结语

词类的鉴别主要是依据范畴的典型性,这似乎已是普遍的认知。笔者在此重点讨论了名词和动词的典型性问题,并将其引入到动词名词化研究中,分别从词法、句法两个层面考察了名词化现象和名词、动词典型性关系,重点分析了名词化范畴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在范畴化中的某些思维特点,最后通过英汉名词化范畴的对比了解两种语言中的一些差异。然而该讨论仅是初步的,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例如文中对于英汉动词典型性的讨论还需进一步,应有明确的数据分析为依据,名词化现象的规律和限制问题值得在以后的研究中解决。

参考文献:

- [1]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李步楼,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2]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12-57.
- [3] TAYLOR J R.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2nd ed.)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4] QUIRK R. A Comprehension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New York: Longman, 1985.
- [5] 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6] UNGERER F, H J 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35.
- [7] 袁毓林. 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J]. 中国社会科学, 1995(1):154-170.
- [8] 胡壮麟. 系统功能语法概论[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1991.
- [9] 高明乐. 题元角色的句法实现[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4.
- [10] 李珊. 动词重叠式研究[M]. 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50-51.
- [11] 刘国辉,汪兴富. 名化、级差转移、原型范畴及名化研究框架体系的思考——诠释 Heyvaert 的 A Cognitive - Functional Approach to Nominalization in English (2003)[J]. 外国语,2005(4):37-43.
- [12] 胡裕树,范晓. 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和“名词化”[J]. 中国语文,1994(2):81-85.
- [13] 陈建民. 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 [14] 刘国辉. 名词和动词的认知问题以及转换效用[J]. 外语教学,2004(5):40-45.
- [15] 朱德熙.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04.
- [16] 李宇明. 语法研究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42.
- [17] 刘国辉,陆建茹. 国外主流语言学派对名词化的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9):20-25.
- [18]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13-25.
- [19] 石毓智. 认知语言学的“功”与“过”[J]. 外国语,2004(2):22-33.
- [20] 戴维·克里斯特尔. 语言与语言学辞典(第4版)[Z]. 沈家煊,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40.
- [21] 石毓智. 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82.
- [22] 熊学亮. 语言学新解[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50.
- [23]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3.
- [24]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Edward Arnold, 1994:352.
- [25] 石毓智. 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野[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241-254.

Word Class Prototypes and Verbal Nominalization

LIU Lu-ying¹, LIU Guo-hui²

(1.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Yongchuan 402168,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result of verbal nominalization produces a kind of word class between nouns and verbs. To confirm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categories, first we must make sure what typical nouns and verbs mean, and then discuss the features of nominalization in terms of their respective properties, and finally conduct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nominalization.

Key words: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word classes; nominalization

(责任编辑 胡志平)